



▲祝讀者們春節快樂。

馬不停蹄，馬年踏來。在中國人一年辛勤勞作之下，春節就像年終獎一樣，在人們的期盼中準時到來。當寒風漸暖、燈火漸明，街巷間的年味悄然鋪展，紅燈籠高掛門前，春聯墨香未乾，年的腳步聲愈發清晰而動人。

回望過去一年，我們在各自的崗位上奔波勞碌，如駿馬馳騁，不問晨昏。有人為理想披星戴月，有人為家庭默默付出；有人在城市高樓間追逐夢想，有人在田野阡陌裏守望收成。汗水浸潤的日子或許平凡，卻因堅持而閃耀。

春節，是中國人心中柔軟的時刻。無論身在何方，總要想方設法回到那盞為自己而亮的燈下。推開家門的一瞬，飯菜的香氣、親人的笑語，便驅散了一整年的疲憊。圍坐桌前，長輩叮嚀，孩童嬉笑，煙火在窗外綻放，將夜空映得如夢似幻。那一刻，所謂幸福，就是一家人平安相守。

「椿萱並茂」，是對父母真誠的祝願。願父親如椿樹挺拔，母親如萱草常青，歲月溫柔以待，身體康健，笑容常在。多少風雨，是他們替我們遮擋；多少坎坷，是他們默默承擔。新的一年，願我們有更多時間陪伴左右，以孝心回饋養育之恩。

「棠棣同馨」，是對手足親情與家族和睦的期盼。兄弟姐妹相互扶持，如棠棣之花並蒂而開；親朋好友同心同行，在人生旅途中彼此照亮。願所有誤會煙消雲散，所有隔閡化為理解，在歲月長河中攜手前行，共築溫暖家園。

馬年象徵奔騰與奮進，當新年的鐘聲敲響，讓我們舉杯共祝：願椿萱並茂，歲歲安康；願棠棣同馨，和樂綿長。願所有奔波終有歸途，所有努力皆有回響。在馬年的第一縷晨光裏，帶着笑意與信心，再次出發。



樂活
潘少
逢周一、二見報

驕傲與謙卑的平衡

在《伊利亞德》〈第九卷〉中，阿基里斯第一次長時間、不受戰鬥節奏打斷地為自己說話。這一段話，往往被簡化為「盛怒的英雄拒絕和解」，但若細讀原文，會發現它真正呈現的，是一種更困難的情緒結構：驕傲與謙卑同時存在，卻無法彼此調和。

阿基里斯的語氣極其清楚。一方面，他說：「他的饋贈，一如他本人，我根本不屑」，這些話語沒有修辭上的猶豫，也沒有策略上的曖昧。他旨在要所有阿基亞人知道，這是對尊嚴的絕對主張：被奪走的，不只是戰利品，而是被承認為「值得被尊重的人」。

但另一方面，他又說：「牛羊可以搶來，巨鼎駿馬可以買來，但生命一旦喪失，便是搶不回來也買不回來的。」他實際上做了一件在英雄敘事中極其罕見的事：他承認生命的脆弱，承認死亡的不可逆。他沒有否認名聲的誘惑，卻拒絕讓名聲成為唯一的價值尺度。

真正的張力出現在這裏。阿基里斯同時知道兩件事：自己無可取代，自己終將一死。他既明白人們對他的依賴，也明白人們曾輕率地傷害他。在這樣的認知之下，他選擇了完全不讓步的姿態。他拒絕任何補償，拒絕任何象徵性的修復，因為那些都無法回應最初的失序。

在此，謙卑失去了它的平衡位置。阿基里斯能夠謙卑地面對命運，卻無法謙卑地面對他人。他願意承認神意與死亡，卻不願承認任何可能的誤解、修補或談判的空間。於是，驕傲成為一面密不透風的盾牌，保護了他的尊嚴，也隔絕了他與世界的互動。

〈第九卷〉始終沒有在驕傲與謙卑之間給出一個「正確答案」。它只讓我們看到：當一個人完全站在道德與自知的一側時，仍然可能造成無法挽回的後果。驕傲在這裏不是缺點，謙卑也不是解藥。對人類來說，真正困難的，是在不否定自我價值的情況下，仍願意為他人留下回應的位置，而這也是阿基里斯未能做到的事。



普通讀者
米哈
逢周一、五見報

「廣式利是」火了。網上流傳一張廣東利是金額圖，最高的是「血親」，一百元，從「旁親」「老表」到「鄰居」，金額一路下降。看到排在最後一位的「財神」，竟然只有一元，我不禁被逗樂了。掌管財富的神，收到的紅包卻是最小的。這大概反映了中國人重視現世的觀念，親愛的家人、和睦的鄰里，比虛無縹緲的神仙更加重要。

過年的紅包也就是「壓歲錢」，歷史十分悠久。兒時聽我外公講，他做孩童時有一年從闖親戚那裏得了「一隻角子」作為壓歲錢，珍藏很久

近日追劇，彈幕裏總有幾句神出鬼沒的預言：「不好，我感覺到要包披薩了」「全員集合，準備包披薩」。不禁會心一笑——「包披薩」的說法，脫胎自「包餃子」。後者源於春晚小品，無論中間鬧出多少誤會、吵過多少架，尾聲總是一家人圍坐餐桌，熱熱鬧鬧地包起餃子，天下太平、普天同慶。久而久之，「包餃子」便成了影視作品強行大團圓的代名詞。而當這股風氣吹向歐美劇集，餃子便入鄉隨俗，化作了披薩——畢竟那是西方人圍坐分享的團圓食物。有趣的是，

丙午馬年將至，預祝讀者龍馬精神、馬到功成。港人有不少口頭語，既通俗亦有趣。例如「晒馬」，意思是召集所有人馬到場，壯大聲勢。這個詞彙包含通俗意思，但同時生動地展示了說話者的氣勢和能量。只要不動干戈，口語交流便無傷大雅。明天是馬年大年初一，我在此也談談與文藝相關的馬。

西方舞台與馬有關的戲劇，大多比較寫實，例如英國劇作家彼得·舒化的著名舞台劇《Equus》，一般譯為《馬》或《戀馬狂》。該劇自上世

香港青年管弦樂手不少，民間、學校根據資源、人才組成不同組合。如果以樂隊成員的平均技術水平衡量，「演藝交響樂團」應該名列前茅。

二月六日晚，這隊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學院集各樂器聲部的精英樂團，以近九十人之眾，盛裝端坐在本校「區永熙音樂廳」，靜待現職香港中文大學（深圳）音樂學院的資深指揮胡詠言的領奏。

胡詠言是當今中國指揮當中最積極投身於培訓樂隊演奏的教授之一，二十多年前他在母校，中央音樂學院成立全國首間樂隊學院，筆者亦出席

記得小時候，第一次見到黑豆，是在屋邨街市的雜貨鋪。芸芸豆類當中，紅豆綠豆常見，黃豆煮豆漿，眉豆煮雞腳。其中一款豆烏黑發亮，家中從沒有出現過，這就是黑豆。第一次嘗到黑豆，是家母用來煮排骨湯，湯的顏色都是黑色，就連排骨也沾染上黑色，喝下去有濃郁的豆味，加點鹽是很好喝的家常湯品。

明代《普濟方》早載「黑豆湯」，專「治心膈虛煩，燥渴至甚」，材料講究：「黑豆小者一升，防風去叉二兩，甘草炙銼、麥門冬去心各一兩。」用料大小定製不一。材料備好，後煮如下：「除黑豆外，並細銼，用水七升，煎取五升。不拘時，溫服。從早至夜，勻分作四服。如渴不至甚者，止用半劑。」黑豆以外的材料，全部磨細，再連黑豆煮成湯。不限時間，一日喝四次，暖服。

元代《丹溪心法》同用黑豆

捨不得花掉。「角子」是一種銀輔幣，按他年齡推算，時間應是民國初年。而從我有記憶起，壓歲錢已是十元起步，到我參加工作按家鄉慣例喪失了領壓歲錢的資格時，壓歲錢標準已升格至數百元。

壓歲錢本是長輩對晚輩的祝福，在一些地方卻成了炫富的方式。於是，紅包攀比不但造成惡劣風氣，而且給很多人帶來了沉重負擔。曾有人發出過年不發紅包的倡議，還有些家長奉行「兩免」政策，我不給你的小孩發，你也不用給我的小孩發，等額沖抵。

網友不說「烤披薩」而說「包披薩」，一個「包」字保留了中文的烹調記憶，也添了幾分惡作劇式的挪用之樂。

平心而論，觀眾真的討厭大團圓嗎？恐怕未必。從湯顯祖的「臨川四夢」到李漁的「團圓之趣」，從梁祝化蝶的雙飛到荷里活賀歲片的擁抱和解，人類對圓滿結局的渴望，從未因時代而褪色。熒幕本就是造夢之所，現實已夠瑣碎斑斕，誰不願在虛構的故事裏，看見傷口癒合、誤會冰釋、走散的人重新圍坐一桌？

紀七十年代起風靡歐美劇壇，鍾景輝（King Sir）亦曾為香港話劇團翻譯及導演粵語版本，King Sir 親飾男主角戴醫生，影視紅星萬梓良飾演另一男主角史阿倫。劇情講述年輕人史阿倫某夜在馬廐將六匹馬的眼睛戳破，然後戴醫生為史阿倫進行心理治療，赫然發現成年人對年輕人產生很多不良影響。舞台上的演出由演員扮演馬匹，被刺破眼睛的場面十分震撼。另一齣自二〇〇七年首演的百老匯名劇《戰馬》（War Horse），改編自同名兒童文學，藉着戰場上的馬匹，展



過他極為嚴謹指導的排練，也獲贈他指揮樂隊演出的新年音樂會CD，愛不釋手。

這次在香港重遇，最難得的是欣賞到胡詠言演出馬勒第一交響曲。作為馬勒交響曲的忠實詮釋指揮，他曾

湯，專「治腰腿痠痛」，藥丸要先製好，龜板、蒼朮、蒼耳、扁柏先磨成末，酒糊成丸。後續煮開服用：「每用黑豆汁煎四物湯，加陳皮、甘草、生薑，煎湯下。久腰痛必用官桂，以開之方止，腹脇痛亦可。」食用時要將藥丸用黑豆湯煮開，再外加陳皮、甘草、生薑或官桂同煮。

清代《養小錄》「豆醬油」，另見黑豆，談製作醬油之法：「黃豆或黑豆煮爛，入白麵，連豆汁揣和使硬，或為餅，或為窩。青蒿蓋住，發黃磨末，入鹽湯，曬成醬。用竹密筍掙缸下半截，貯醬於上，漚下醬油。」做法與不少傳統醬油廠相類，各家或有各自配方和手法。



古聞港食
蕭欣浩
逢周一、三見報

小利是大祝福

但在我看來，這些看似「先進」「高明」的做法，其實都是僅把紅包看作幾張鈔票，和紅包攀比屬於同一思維邏輯。

「廣式利是」倒是提供了紅包的正確派法。如不少網友指出的，嶺南文化裏的「利是」和一般所謂的「紅包」不完全一樣。「利是」粵語諧音「利事」，寄託了破除霉運、諸事順利的祝願。

與「紅包」主要在親屬間傳遞不同，「派利是」的範圍要廣泛得多。從網傳「利是圖」來看，金額雖呈現出某種差序格局，但不以金額多少論

問題從來不在於「包」，而在於「怎麼包」。

有些餃子，餡料新鮮、火候恰好，前文草蛇灰線所鋪墊的衝突在最後一刻溫柔收束，觀眾含着淚笑，心甘情願買單。有些餃子，明明前面演的是職場廝殺、家族恩怨、人性掙扎，臨了卻端出一盤半生不熟的冷凍貨，邏輯不要了，性格不要了，只要一家人整齊齊齊。那不是團圓，那是偷懶。

所以，網友調侃「包餃子」「包披薩」，嘲諷的不是圓滿本身，而是那種不尊重故事、也不尊重觀眾的敷衍。

中西舞台的「馬」

現戰爭的殘酷和禍害。該劇演出時出現了多種動物，不論是各式馬匹還是天空上的飛鳥，以至村莊上走動的家禽，都由木偶師仔細操控。栩栩如生的動物形態，組成舞台上的奇幻場面。

中國戲曲舞台以象徵性表現馬匹的矯健和靈性。粵劇方面，如香港觀眾熟悉的「紅生戲」，當中由名伶羅家英飾演關公演出的《古城會》，就與不同演員擔演的馬僮配搭，演出連串騎馬功架，讓觀眾拍案叫好。另外，原為清代「大排場十八本」中的

在北京國家大劇院指揮中國交響樂團演出馬勒第四交響曲，至今難忘。他以短訊寫道：「馬勒的音樂將我們和今昔聯繫起來」。

跟北京一樣，胡詠言在演出前先作解說（附圖），為每一個樂章的主題和作者動機逐一解釋，也通過樂隊即時示範，例如他形容首樂章的鳥聲和大自然，次樂章開始大提琴的北極熊舞姿等，都非常形象化。第三樂章「卡農」樂段，他更要求奏出主旋律的樂手們站起來，其中大提琴手集體站立拉奏，真是難為了他們。

正式演出時，大家嚴陣以待，胡

感情，「小利是」依然可以送出大祝福。

前幾年手機紅包廣為流行，拿着手機發紅包、搶紅包，一時風靡全國。有時候為了一分錢，拚眼力、拚手速，幾十個人在群裏搶得不亦樂乎，倒頗得了幾分「廣式利是」之真傳。



知見錄
胡一峰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大川集
利貞
逢周一、五見報



文藝中年
輕羽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

樂問集
周光蔭
逢周一見報

詠言以秀麗有效的指揮，帶出同學們豐富的音樂感，他們反應敏捷，聲部之間的連接及互動緊密，木管及銅管首席樂手的獨奏片段尤其到位。在一些比較抒情的段落，隱約聽到指揮在吟唱。第三樂章結束前，大鑼輕敲，接着鈸、雙定音鼓狂擊，音樂進入高潮，最後亦應作曲家要求，全體圓號等樂手站立演奏，震撼視聽。

除夕回首，想到英年早逝或健康告急的老友，辛苦輾轉、努力謀生的小友，以及世上那麼多身不由己、生死一線的難民。世事變遷，遭際無常，也許每人來到這個世界都得熬過自己的修行和歷練。然而，我還是祈願在新的一年里裏所有人都能努力培養悲憫、理解之心，別因利益、意氣、虛榮害人、傷人。什麼成功都比不上內心的平靜，什麼威權都不如世界和平。



墟里
葉歌
逢周一、三見報